

詩經說約

9

□ 12  
3510  
5



門口 12  
號 3510  
卷 5

詩經統約卷之九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太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  
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  
虞闕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  
女太姬。妻其子滿。而封之於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之  
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太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  
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也。  
孔疏。胡公。姓媯。武王所賜。陳世家。以為胡公之前已姓媯。

太倉顧夢麟纂述

岸熟楊 彛采訂

昭和27年5月6日寄  
今田代千代

者非也。哀元年左傳稱夏后氏少康逃奔有虞，思於是  
 妻之，以二姚。虞思在胡公之前，仍為姚姓，明是胡公始姓  
 為耳，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鄭駁異義云：三恪尊  
 於諸侯，卑於二主之後，則祀宋以外，別有三恪，謂黃帝堯  
 舜之後也。惟杜預云：周封夏殷二主，後又封舜，後謂之恪，  
 并二主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三恪以為陳  
 與祀宋共為三案。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  
 蓟，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  
 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明陳與蓟祀共為三恪，祀宋別  
 為二主之後矣。禹貢豫州云：導潁澤，被盟，緒又曰：熊耳  
 外方，至於陪尾。注云：屬豫州。然則外方明緒皆豫州之地。

案地理志：外方，即嵩高山也。明緒在梁國睢陽縣東北，簡  
 鄭居於地，在外方屬鄭。宋都睢陽，在明緒西南，明緒屬宋  
 也。故檢譜云：在豫州外方之北。商誥稱宋西及豫州明緒  
 之野，是陳境不及外方。明緒故無名山，大澤。明緒猶屬豫  
 州。陳在明緒之西，則是豫州境內。明緒尚書作盟，緒即左  
 傳稱孟諸之麋。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聲訛字變耳。地  
 理志云：周武王封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太姬，婦  
 人尊貴，好祭祀，用巫。詩稱擊鼓于宛丘之上，婆婆安于柁樹  
 之下，是有太姬歌舞之遺風也。志不言無子，鄭知無子者，  
 以其好巫好祭，明為無子。樛求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  
 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太姬於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

信巫覡也。楚語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總名，故漢書  
 唯言好巫世家云：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相公阜羊  
 立，卒，申公子突立，是為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卒，子幽公  
 寧立。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於彘，是當周厲王時也。幽公  
 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平公  
 晁立，卒，子文公圉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三十八年，卒，弟  
 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之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之。他是  
 為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太子免之三弟長者  
 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  
 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  
 月，卒。立中弟林，是為莊公。七年，卒。立少弟杵臼，是為宣公。

四十五年，卒，子欵立，是為穆公。十六年，卒，子共公朔立。十  
 八年，卒，子靈公平國立。此正家所言君次也。案春秋桓五  
 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在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  
 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為之。  
 殺免也。桓六年，經云：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  
 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經云：蔡人殺陳佗。傳言  
 蔡人殺五父，則五父與公一人，不得云為佗殺五父也。六  
 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即是躍。既為厲公，則  
 無復利公矣。馬遷既誤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利公。簡  
 春秋世次，不得有利公也。遷蓋見公羊傳云：陳佗淫于蔡  
 人，蔡人殺之。因傳會為說云：誘以好女而殺之。案蔡人殺

佗在桓六年世家佗死而躍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二年距佗之死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也

蘇傳陳之變風出於大姬蓋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為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為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嚴緝陳詩十而七為淫靈公之事世變已極詩訖於此下於秦夷之也

太全陳州今隸河南開封府

刺幽公也  
淫於荒昏姻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國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敘其事以刺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嚴緝補傳曰宛丘自為地名

太全濮氏曰宛丘因為其地之名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春鉏今鷺鷥好而潔白頭上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為翳舞者持以指麾也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於是也

毛傳值持也

太全孔氏曰持驚羽翳身而舞

麟按集傳下叶後五反魯詩世學戶古切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驚翹

賦也缶无器可以節樂翹翳也

蘇傳缶蓋屬

嚴緝曹氏曰李斯云夫擊甕叩鈺彈箏拊鞀而歌嗚呼快耳目

者真秦聲也秦主嘗為蘭相如擊缶矣揚惲云家本秦地能為

秦聲酒後耳熱仰天鼓缶而歌烏烏鈺缶音同

通解缶秦聲也陳師從胡公於豐徒眾習其聲以歸國人化之

說通陳無名山大澤宛丘其國之勝地也湯馬而於宛丘鼓馬

而於宛丘舞焉而於宛丘無祈寒大暑而皆見斯人焉厭之之

辭

麟按魯詩世學缶叶方考切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粉宛丘之柳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疾亂也幽公

淫荒風化之

所行男女棄

其舊業亟

會道路歌

舞於市井

賦也粉白榆也先生葉卻著茨皮色白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

也婆娑舞貌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呂記婆娑不必是舞但褒佃翱翔之義

嚴緝陳都宛丘之側其東門與丘之間乃國之文會其處又有

粉柳二種之木可以休息

麟按此注云粉白榆也蓋信唐風謂榆為百杪者非是下亦叶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旦以會於南方之原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

歐義穀旦者且善也猶今言吉日爾

呂記鄭氏曰績麻者婦人之事也○范氏曰市所以易貨聚民而婦人廢其紡績於此乎婆娑

說通市如河北所謂趕集廣中所謂趕墟也○因赴南原之約而經過於市也

麟按集傳差七何反麻謨婆反與娑叶而原字無韻六帖因之石經南方之原作宛丘之坡鑿也

穀旦于遊越以穀邁視爾如收貽我握椒

賦也遊往越於駿衆也邁行也收芘菜也又名荆葵紫色椒芬芳之物也○又言以善旦而往於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悅慕之詞曰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芘菜之華和是遺我以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通解椒實芬芳亦中州飲湯所高故以相遺

說通貽我握椒女贈男也椒芳物握見等授也

木全濮氏曰芘菜紫荊春時開花葉未生花紫色自根及幹而上連接甚密有類蟻窠故爾雅名蚍蜉

麟按邁集傳力制反與逝叶衆邁云者炤詩柄聚會二字為訓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大舍龍舒王氏曰陳風多言東門豈此門之外獨甚與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賦也衡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衡木為之棲遲遊息也必泉水也洋洋水流貌○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游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玩樂而忘飢也

大舍廬陵羅氏曰門尚考土記注棟也孔氏云屋脊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則堂即塾也屋之基亦曰堂周禮云堂崇三尺堂崇一筵禮記云天子之堂九丈史記云坐不垂堂亦指堂基而言字說文云屋邊即屋四垂孔氏曰衡古文橫字此橫木為門言其淺也

通解按禮命士之堂三尺庶人蓋無級門之制衡門固隱士之常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賦也姜齊姓

嚴緝魴編也編音邊陸璣曰今伊維濟穎魴魚也廣而薄肥甜而少肉細鱗魚之美者也山陰陸氏曰魴今之青編也郊居賦云赤鯉青編細鱗縮項潤腹蓋弱魚也其廣方其厚編故一曰魴魚一曰編魚魴方也編扁也里語曰維鯉伊魴貴於牛羊言雜以溪宜鯉伊以清淺宜魴也河性宜魚故曰河之魴河之鯉解頤新語曰姜女子之貴者

輯錄謝氏曰齊宋皆大國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孫。賦也。子宋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

疏義此與衛風考槃相似。

輯錄前一章有自足之意後二章無外慕之心雖皆賦體。

實是比意。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興也。池。城池也。漚。漬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晤。猶解也。○此

亦男女會遇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

疏義語相應。

麟按晤訓解當是邂逅之義。通解云我自歌之彼自解之則如

俗言會心之說也。麻亦叶謨婆反與前同。○水經注陳城故陳

國也。東門內有池。池水東在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

而不耗竭。中有故臺處。所謂東門之池也。可以漚麻。可與晤歌

者。麟曰易之之辭。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興也。紵麻屬。

大全陸氏曰。紵。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荆揚間一

歲三收。剥去其皮之表。但得其裏。緝以織布。

古義語。說文云。論也。徐鍇云。論。難曰。語。者午也。言交午也。○

古義。何玄子先生近著世本古義也。然是書麟以手午。中夏始

獲見。輯本已至二十七。刻本至八矣。故自九卷以下始稍增入十

八卷以下始得慕入

○東門之池，可以漚管，彼美淑姬，可以晤言。

興也。管，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靱宜為索也。

太全濮氏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與管皆謂若也。黃

華者，俗名黃芒，即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芒，即管也。

古義許慎云：直言曰言，徐云：凡直言者無所指引，借辭也。

麟按：此交牛直言俱在男女會遇上看，故妙。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揚，其葉牂牁，以為期，明星煌煌。

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揚，柳之揚起者也。牂，盛貌。明星，啟明

也。煌，大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

見以起興也。

疏義語不相應，義不相因，特即所見以為興。

○東門之揚，其葉肺音以，以為期，明星替替。

興也。肺，肺猶牂也。替替，猶煌煌也。

東門之揚，三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可已，誰昔然矣。

興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斯，折也。夫，指所刺之人也。誰昔，

昔也。猶言曠昔也。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人不良，則

國人知之矣。國人知之，猶不自改，則自曠昔而已然，非一日之

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積也。

毛傳：墓門，墓道之門，幽閒希行，用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折之。

大全慶源輔氏曰人之為惡初動於隱微猶有懼入知之心至於公然形肆於外則已無所忌憚矣然猶幸其為人所規止刺譏而有改也今至於國人皆知之而猶不自改自壽昔而已然不可得而救藥之也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乎不顧顛倒思乎興也鴉鴉惡聲之鳥也萃集訊告也顛倒狼狽之狀○墓門有梅則有鴉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乎則豈有可及哉或曰訊予之予疑當依前章作而字  
孔疏陸璣云鴉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必賈誼所賦鴉鳥是也

大全漢氏曰漢書云霍山家鴉數鳴楚辭注鴉鴉二物又云聯似鴉本草云其實一耳陸氏曰今謂之鴉鴉亦曰怪鴉  
麟按集傳訊息憚反與鴉叶予寅女反與顧叶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卯有音若誰侮予美心焉切切  
興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卯丘音美也蒼苔饒也莖如芴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侮張也猶鄭風之所謂廷也予美指所與私者也切切憂貌○此男女之有私而愛或問之之詞故曰防則有鵲巢矣卯則有音若矣今此何人而侮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於切切乎  
疏義彼所宜有之物則皆有此所不當有之事乃有之蓋以尋

詩經卷之... 卷之... 終篇

常之物與怪異之事也

大全濮氏曰併謂註詁則字與講同書云講張為幻然似有裝載增加之意以其字之從舟也

通解今北人猶呼欺誑為併

六帖鵲善相地安則為巢若宜荒地不戕則肯

古義羅頤云鵲水大則巢高水小則巢卑巢皆取木之枝梢不

飛墜枝陸佃云先儒以為鵲巢居而知風歲多風則去喬木巢

傍枝故高而不危也邛為五者孔穎達云土之高處草生尤美

若草名與若之華之若不同

麟按如上說則防有巢亦巢於防上之木非即巢於防也

○中唐有甃邛有音鷓誰侑子美心馬惕惕

與也廟中路謂之唐甃甃甃也甃小草雜色如綬惕猶切切也

孔疏李巡曰唐廟中路名孫炎云堂下至門之徑也甃甃一名

甃郭璞曰甃甃也今江東呼為甃甃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

綬也

嚴緝中唐猶言唐中

大全安成劉氏曰埤雅云鷓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

綬具五色此傳所釋鷓草之名豈因其似鷓鳥而取義乎

六帖中唐有甃人宰豕之則成其美邛有音鷓人莫戕之則成

其文

古義爾雅云廟中路謂之唐按唐子義訓大說文以唐為木言

詩經卷之... 卷之... 終篇

周禮亦以唐方為大弓是也。廟之中路比西居官室之中路為大故曰中唐。陳祥道云唐與陳清堂下至門之徑特廟堂異其名耳。考土記曰堂涂十有二分。鄭氏曰堦前若今令辟祇也。分其督旁之修以三分為吸。蓋令辟即甍也。祇其道也。中央為督峻其督所以去水。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兮。  
興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僚，好貌。窈窕，幽遠也。舒，愁結也。悄，憂也。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窕之情乎。是以為之勞心而悄然也。  
呂記王氏曰：悄言不說而靜默。

嚴緝錢氏曰：默憂也。

說通此詩與澤陂。朱子皆以為男女相通之詞。今玩佼人蓋男思女之詞也。

麟按此篇以第十句興第二句。又一體三四句。又句作兩轉。蓋節短而情長也。

月出皓兮，佼人懽兮，舒憂受兮，勞心慙兮。  
興也。懽，好貌。懽受，憂思也。慙，猶悄也。  
呂記王氏曰：懽言不安而騷動。

麟按集傳懽叶朗老反。受叶時倒反。慙七老反。詩緝音草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慙兮。  
興也。燎，明也。夭紹，糾縈之意。慙，憂也。

呂記王氏曰。謏言不舒而憂愁。○此詩用字聲牙。意者其方言歟。  
麟按集傳。當作。七。市。反。

月出三章章四句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微舒字也。○霍公淫於夏微舒之母。

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曰。從

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

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孔疏。微舒。祖字。子夏。故為夏氏。微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

南。楚殺微舒。左傳謂之戮夏南。是知夏南即微舒也。

說通。胡為株林。問之之辭也。從夏南。正對之也。復反覆其詞。匪

適株林。從夏南。微詞也。

麟按集傳。兩南字。並叶尼心反。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

大全鄭氏曰。我國人我君也。

說通。既乘馬。又乘駒。非一往也。亦見非微行也。朝食。見非夜聚也。詩著禍亂之原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  
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諫。不聽。而殺之。後卒為其

子徵舒所弑而徵舒復為楚莊王所誅

孔疏宣九年傳曰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勅焉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十年經云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殿射而殺之

太全宣十一年傳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遂入陳殺夏徵舒輟諸栗門豐城朱氏曰衛之亂至於牆有茨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於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

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此事以規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麟按徵舒既弑靈公二子本楚徵舒自立為陳侯明年楚莊王伐陳殺徵舒立靈公子午是為成公楚既伐陳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為大罰王乃止子友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鄒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友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其子黑夷烝焉巫臣遂自娶之而奔晉叔向之母論夏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

乎吾聞之甚美必有其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  
 妹也子貉早故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  
 子靈平臣字子蠻子貉皆鄭靈公字姬寬云徵舒行惡逆  
 姬當四十餘歲乃魯宣公十年歷宣公成公申公平臣  
 竊以逃晉又相失十餘年矣後又生女嫁叔向計其年亦  
 十餘矣而能有孕或云夏姬凡九為寡婦當之者輒死在  
 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字女士及妝臺記序云春秋之  
 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興也陂澤障也蒲水草可為席者荷芙蓉也自目曰涕自鼻曰  
 泗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  
 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而  
 已矣

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而  
 已矣

孔疏澤障謂澤畔障水之岸

嚴緝斯干下莞箋云小蒲則莞精蒲麤矣

疏義即彼之地則有其物即此之事則獨無其計物與地相稱  
 事與願相違有字相呼而無字反應有字為興

六帖張叔翹曰思美人而不得見則憂傷之心將如之何是以  
 寤寐無為而涕泗為之滂沱也注似與詩文氣不貼

麟按此詩興亦至四句止叔翹說最是依坦叔似言蒲與荷美  
 物相依而云美一人即有人不如物意為反興亦妙○古義名  
 物解云蒲香草也生於春盛於夏與荷同其榮枯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惓惓也。蘭蘭也。卷鬢髮之美也。惓惓猶惓惓也。

輯錄也。不安也。又憂也。說通益女思男之詞。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可見。彼澤之陂有蒲。蒲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與也。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卧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孔疏釋草云。荷芙蓉其莖茹其葉。蓮其本菡萏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中意。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菡萏蓮華也。蓮實也。蕙中心也。郭璞曰。菡萏下白鵝在泥中者。陸賈疏云。蓮青皮裹白子為的。中有青為蕙。味甚苦。故思語云。

苦如蕙是也。

麟按集傳。枕叶知險。反古義云。琰韻。徐鍇云。菡萏舍也。未吐之意。陸璣云。未發為菡萏。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男女夫婦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若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

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  
通解吳季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以乎自檜以下無譏焉

檜一之十三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榮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蘇氏以為檜詩皆為鄭作如州鄭之於衛也未知是否  
釋文陸曰檜本又作鄆王曰周武王封之於齊維河嶺之間為檜子

孔疏昭十七年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楚世家云高陽生稱以生卷章卷章生重黎為高辛氏之太正能光融天下帝嘗命曰祝融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也檜即鄭地外方在鄭之南界故檜居其北禹貢豫州云榮波既豬注云沘水溢出所為澤也今塞為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為榮澤在汴縣東榮澤榮波一澤名也榮澤近在河側檜國遠在河南杜預云檜城在榮陽密縣東北是在榮陽之南也鄭處檜地而國有溱洧是檜居溱洧之間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蘇顧溫葛

也。董姓，酸夷，秦龍也。韋姓，豈祖，承韋，諸稽也。禿姓，舟人也。妘姓，鄆，檜，路，偃，陽也。曹姓，鄒，莒也。斟姓，無後也。通楚為半姓，是八姓也。姓雖同，出祀融，皆不處其墟。唯妘姓，檜，首，處其地焉。楚世家云：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康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故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八姓乃是黎弟吳回之後。鄭語云：以八姓為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且黎有木功，後世當興，故伯據黎言耳。楚世家言：以吳回為重黎後，是官號而云名黎者。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

重顛，項氏有子曰黎，重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為一人，又言以吳回為重黎，皆是謬耳。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虢，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國仍在。史伯云：檜仲恃險則仲，是檜君之字。檜之世家既絕，作序者不言檜仲，則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幽王上有宣王，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不得有周道滅而今匪風思周道也。故知檜風之作非宣王之時也。宣王之前有夷厲，二王是衰亂之玉，考其時事理得相當。檜無世家，詩止四篇，事頗相類。或在二君時作，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詩云：日檜以下，無幾言季札聞此二國之歌，不復譏論，以其國小故也。

大全廬陵羅氏曰榮波孔氏以為一水周禮職方云其川榮維其浸波澹則二水也○鄭州今隸河南開封府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詩人憂之。蘇傳。檜君好威服。故以其朝服燕。而以其朝天子之服朝。嚴緝。檜國之微。迫於大國之間。將有危亡之禍。為檜君者當深思遠慮。孜孜汲汲。求所以為自強之計。今乃服其羔裘。逍遙暇豫。服其狐裘。以之視朝而已。此外不能有所為。是偷安歲月。坐而待亡也。

增釋。盱眙朱氏曰。為君者。惟致飾於外。愛君者。常不忘於中。

麟按詩但云狐裘以朝。而不言其色。故注疏以為當黃衣以裼。

為蜡祭之服。不當以朝也。子由始以為是狐白。而朱傳從之。然則明言是朝天子之服。余於終南稍擬。從禮書汎言諸侯之服者。非矣。且是編專主從。朱有異同者。亦非。既安也。但狐白昔人最貴。於禮止言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則疑諸侯未。有除左。天子朝之外。即不。一衣者。坦叔又云。非以羔裘狐裘為大。故而以逍遙。翔翔為可憂。即詩亦但指其好飾。不責其踰禮。或通融言之。亦無不可也。

○羔裘。翔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賦也。翔翔。猶逍遙也。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暉。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賦也膏脂所清也日出有曜日煜之則有光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勞心切切思之也我心憂傷悲之也中心是悼則知其不復可救也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其君之服飾非不美也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則其所闕者蓋可知矣又曰心無二用志於大者必遺於小溺於小者則亦無暇於大矣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如此則不能自強於政治也宜矣然彼方冥行而不覺而詩人則為之憂勞傷悼若不能以一朝居夫人之心其初本同而未流之弊相去如此遠絕豈不哀哉

六帖曰充身琇瑩會弁如星不言所以而遂曰終不可護

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不言所以而遂曰中心是悼服飾之美也而一以為喜一以為憂其所以然之故俱在不言之表禹惡衣文王子服衛文公大布之衣人主以德容為華乃以服飾乎

庶見素冠今棘人樂今勞心博博乎

賦也庶辛也編冠素純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縞緣邊曰純棘急也喪事欲其總總爾哀遠之狀也樂痛貌博博憂勞之貌祥冠祥則冠之禫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嚴緝素冠縞冠素純之冠也既祥祭則服之輯錄祥祭名去凶從吉之義

大全安成劉氏曰喪禮再期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  
 五月大祥之後中月而禫中間也禫亦祭名澹澹然平安之意  
 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慶源輔氏曰言庶見素冠而繼  
 之以棘人樂樂兮益言情與服之相稱也不然服於外而忘於  
 內則亦何以為哉

通解此本無詩柄據朱子注意定為賢者冀見終喪之人而不  
 得故作此詩○冀幸其一見非幸其已見也勞心博博句賡承  
 冀見之心來

說通歸云君子耻獨行終喪之詞

麟按毛傳以素冠為練冠則練乃十三月之服鄭箋不從今注  
 依鄭說東萊即從毛解○鄭肇敏曰大祥則將即吉於是下以

布為冠而以編然猶不以采為緣而以素蓋雖漸易凶而不敢  
 遽用吉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

太全壘山謝氏曰同歸如書云同歸于治同歸于亂非與之同  
 歸于家也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賦也韠蔽膝也以韋為之冕服謂之韠其餘曰韠從裳色素  
 衣素裳則素韠矣蘊結息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孔疏喪服斬衰有哀裳經帶而已不言其韠檀弓說既練之服  
 云練衣黃衷線緣葛要經繩履角瑱履表亦不言有韠則喪服

始終皆無鞵矣。禮大祥祭服朝服縞冠朝服之制。緇衣素裳禮鞵從裳。冕素鞵是大祥祭服之鞵。然則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也。

嚴緝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人心之同然也。與子同歸。與子如一。得我心之同然也。

輯錄孔氏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殺前後知殺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殺。前者不慈。本也。陳氏曰。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救膝以備濡漬。鞵之言救也。儀禮注。鞵不緝也。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凡痛甚之意。凡服上曰衰。下曰裳。衰長六寸。博四寸。綴於外衿之上。當心。季寶之曰。衰綴於衣。因統各哀為衰也。

太全慶源輔氏曰。素衣素冠。不祥之服也。人情之所厭見也。禮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見此既祥之衣冠矣。而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而不可得。則至於憂勞如此。是其心必有天不安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為之愛慕而欲與同歸。為一鳥。是又必有大慊於其心者也。此秉尋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以是心而已。豈強民而為之哉。

通解以詩不言哀服。而但言素冠素衣素鞵。極有意味。蓋齊衰之服未嘗不服。但不終三年耳。素冠素衣素鞵皆既祥之服。既不行三年之喪。安得見此服哉。

麟按。集傳結叶訖。力反。魯詩世學經一切。

素冠三章章三句。

按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傳曰子夏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衍術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餘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麟按魯詩世學祥者大祥喪二十四月禫二十六日以吉也二十七而除然必又應九月始得衣錦食肉也

樂嫁娶復仕於朝以父母之喪必滿三十六月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古義方弘靜云三年之喪其不盡行也久哉孟子去春秋未遠也而滕之父兄憂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明王不與道德不一風俗不同喪親如禮者鮮矣又按禮記大全云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編冠一也祥訖素編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綬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

隰有萋楚倚薺其枝沃沃樂子之無知

賦也萋楚鈿也今羊樾也子如小麥亦似樾倚薺柔順也天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萋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

卷九 國風 賦 二



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大全陸氏曰：萋萋其枝並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花紫赤色，子細如棗核，不能為樹。

麟按：惟無知，故沃沃。此句意倒，發也。

限有萋楚，猗猗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賦也。無家，言無累也。

限有萋楚，猗猗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限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六帖徐士彰曰：此與小雅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皆深悲痛之詞。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怛，傷也。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言常時風發而車偈，而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為之怛然耳。

嚴緝錢氏曰：發，風大起也。陳氏曰：偈，軒輕不定。張子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

通解：風發則有天怒之變，車偈則有履轍之虞。迴首曰：顧目視曰：瞻。

匪風飄兮，匪車嘒兮。顧瞻周道，中心惓兮。

賦也。匪風謂之飄，嘒，不安之貌。甲亦傷也。

賦也。匪風謂之飄，嘒，不安之貌。甲亦傷也。

賦也。匪風謂之飄，嘒，不安之貌。甲亦傷也。

賦也。匪風謂之飄，嘒，不安之貌。甲亦傷也。

賦也。匪風謂之飄，嘒，不安之貌。甲亦傷也。

賦也。匪風謂之飄，嘒，不安之貌。甲亦傷也。

賦也。匪風謂之飄，嘒，不安之貌。甲亦傷也。

賦也。匪風謂之飄，嘒，不安之貌。甲亦傷也。

賦也。匪風謂之飄，嘒，不安之貌。甲亦傷也。

賦也。匪風謂之飄，嘒，不安之貌。甲亦傷也。

孔疏李巡曰田風旋風也

麟按集傳飄飄俱叶匹妙反古義云嘯韵

○誰能亨魚既之カカミト金鷲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興也既滌也鷲金屬西歸歸于周也○誰能亨魚乎有則我既

為之既其金牲鷲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以好音以見息乏之

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

釋文亨煮也既本又作概鷲說文云大金也一曰鼎大上小下

若鼈曰鷲

孔疏大宗伯太祀天神則視滌濯少牢禮祭之日雍人既鼎

人既鼈是滌滌皆洗器之名

嚴緝陳氏曰懷安也今日好音猶好語也

六帖誰者未定之意將者且然之詞

說通北方魚少烹魚西歸皆可喜可願之事故欲致其佐助之

情耳檜公於東遷之後以時猶西周也檜都周之東故曰西歸

古義孔云檜在滎陽周都豐鎬○亨享同字本進饗之義故又

借為饗物之名後人加大字于亨下非古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大全黃氏曰周之得民當於此詩觀之○慶源韓氏曰王

政不綱周室陵遲諸侯放恣無復知有尊王之義者而詩

人顧瞻周道而為之憂傷聞有歸周之人則為之款慕慰

勉而不能自己如此發讀而詳玩之則足以見君臣之弁

矣○東萊呂氏曰匪風下泉思周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

曰攻出天子則強不凌弱各得其所攻出諸侯則徵發之煩共億之困征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瞻懷宗周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要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一之十四

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

孔疏曹世家云曹叔振鐸者周武王母弟也武王克殷封叔振鐸於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春秋僖二十一年孔濟西田左傳曰濟西田分曹地也案禹貢濟自陶

丘之北又東至於荷又東北會于汶曹在汶南濟東據魯而言是濟西是曹地在濟北也地理志雷夏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二澤同屬濟陰濟陰曹都所在是曹之封或在二澤世家又云叔振鐸卒子大伯脾立卒子仲君平立卒子官伯侯立卒子孝伯雲立卒子夷伯喜立卒弟幽伯強立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為戴伯三十年卒子惠伯兜立二十六年卒子碩甫立其弟武及之代立是為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五十五年卒子莊公射姑立三十一年卒子釐公夷立九年卒子昭公班立九年卒子共公襄立昭公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周惠王以莊十八年即位僖八年崩是當周惠王時

也  
 大全曹州今改為曹縣隸山東兗州府  
 麟按魯詩世學曹姬姓伯爵章貢季氏曰武王十三年四月丁未封弟振鐸於曹太姒第十子也

刺者也昭公固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者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言昭公未有考

蜂蟬之羽衣裳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此也蜂蟬渠略也似結蟻身狹而長角黃黑色朝生暮死楚之解明貌○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蜂蟬為比而刺之言蜂蟬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序以為刺其若或然而未有效也  
 木全埤雅曰蜂蟬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朝生莫須有

浮游之意故曰蜂蟬也○慶源輔氏曰人心之體上下四方無不包括古往今來無不通貫可謂大矣今也玩細娛忘遠慮至如蜂蟬之朝生暮死而不自知則亦不靈甚矣此詩人所以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也所以欲其於我歸處者蓋思有以警誨之耳又曰衣裳楚楚乃是言蜂蟬之羽翼故以為比若以蜂蟬之羽與衣裳楚楚則是興體也  
 麟按集傳然其欲其兩其字俱是指蜂蟬而言與螽斯室爾字一例

○蜂蟬之翼采之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此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  
 麟按集傳服叶蒲此反古義云職韻

○蟬蛸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此也掘閱未詳說舍息也  
蘇傳掘閱掘地解閱也

呂記孔氏曰此蟲土裏化生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無聞  
也閱者悅擇之意毛氏曰如雪言鮮潔  
嚴緝今曰更閱謂升騰變化也

木全陸璣云蟬蛸甲下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地中出  
古義掘閱當依說文作堀閱為正堀說文云突也突出之義即  
所云堀起是也趙頤光云凡土旁誤手者如婦圻之類并同此  
謬閱猶閱人閱世之閱言其從土中突出而為人所見也  
麟按古人所用布帛二種帛以絲布以麻以葛無今棉布也亦

刺近少也  
其云遠者  
子而好也  
少也

棉自後代始入中國耳故經傳凡言布者皆麻非如今喪服始  
用麻也觀于藻注皮弁服朝服玄端服皆麻衣十五升布論語  
麻冕三十升布可見故釋如雪以為鮮潔集傳說叶輪藝反  
論語注麻冕緇布冠也古人始冠皆用之謂之加布蓋加麻耳  
然則以云麻衣猶布衣之謂書顧命王麻冕黼裳孔氏傳云吉  
服是也

蟬蛸三章四句

彼侯人兮何戈與祿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與也侯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祿父也之子指小人芾冕  
服之鞞也一命緇芾黜珩再命赤芾黜珩三命赤芾蔥珩大夫  
以上赤芾乘軒○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侯人

去

去

去

去

此詩但以三言亦  
帶合於左丘所記  
晉侯會曹之事序  
遂以為其未可知  
然否

詩經說

卷九 國風

結 禮

而何戈與設者。空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欤。孔疏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夏官序云。侯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侯人。迎賓客之來者。彼天子之官。侯人是上士。下士。則諸侯之候人。亦應是士。身荷戈。設謂作候人之徒。屬亦侯人之官長也。天子候人之徒百二十人。諸侯候人之徒。數必少於天子。其職云。侯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云。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爲之。引此詩云。彼候人。何戈與設。言以設候人。是其徒亦名爲候人也。考土記。盧人云。戈。秘六尺有六寸。戈長。尋有四尺。戈。是短兵相類。故也。且設字。

從受。故知設爲受也。桓二年左傳云。衮冕黻珽。則芾是配冕之服。玉藻說韞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書傳更不見芾之別制。明芾之形制亦同於韞。但尊祭祀異其名耳。言芾韞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之也。一命。緇芾。黝珽。再命。赤芾。黝珽。三命。赤芾。葱珽。皆玉藻文。韞之言。蒺也。緇。赤黃之間色。珽。珽玉之珽也。黑爲之。黝。青爲之。蔥。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然則曹爲伯。壽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於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嚴緝芾字。當作韞。古字通也。蒺。膝之韞。從韞。韞。從翁。通解。與意取。候人空。於設。設。小人。不空。於設。服相反。爲興。麟。按。舊說。相仍如此。而疏義本謂當作賦也。不知何據。禮書。

詩經說

卷九 國風

結 禮

曰周官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而士之助祭以壽弁爵弁纁裳故組鞞所謂一命組鞞是也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而卿大夫助祭賜王以玄冕玄冕纁裳故赤鞞所謂再命三命赤鞞是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興也鵜滄澤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

孔疏郭璞曰今之鵜鴟也。好羣飛入水食魚。陸璣疏云形似鴟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領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抆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

麟按此詩自毛鄭歐蘇以下說各不同。然不如聚岡講意云。鵜

水鳥不羣在梁今在梁則不濡其翼矣之子不安在位今在位則不稱其服矣較為簡徑下章放此集傳服亦叶浦北反與上篇同○鵜好入水食魚一作沉水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興也味喙遂稱媾罷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遂意曰稱意

麟按罷當屬君通解頗謬

○蒼芣蔚兮南山朝隴婉兮變兮季女斯飢

此也蒼芣草木盛多之貌朝隴雲氣升騰也婉少貌變好貌○蒼蔚朝隴言小人衆多而氣盛也季女婉變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古義南山毛云曹南山也郡縣志云曹南山在曹州濟陰縣東

二十里按春秋盟于曹南即此山也括地志云有曹南因名為曹

麟按此章以寄託作結語亦似不補出正意為蘊藉

候人四章章四句

辨說此詩但以三百赤芾合為左氏所記晉侯入曹之事序遂以為其公未知然否

鴈場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興也鴈場結鞠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鴈場在桑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結矣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陳氏曰君子

刺不吉也在此  
從子用  
此美詩非刺詩也

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威儀動作之間者有常度矣豈固為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疏義鴈場之子七兮衆矣而所以飼之者均平如一也人之下身其容儀亦已多矣而君子之容儀未嘗謹於此而不謹於彼亦均平如一也所以然者以其心專一耳其心專一則敬惕常存而施諸身者無不中其常度矣麟按各章與亦俱當四句止下二句另說集傳結亦叶並力反與素冠同

鴈場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興也鴈場常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母常不殺也帶



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弁，皮弁也。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也。書云：四人騏弁。今作基。言鳴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矣。言有常度，不差忒也。

孔疏：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凡田，冠弁服。凡吊，事弁服。經服，知此是皮弁者，以常弁冠弁弁經，非諸侯常服。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諸侯視朝之常服。又朝天子，亦服之。舉其常服，知是皮弁。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故知其帶伊絲，謂大帶也。玉藻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

蘇傳：帶伊絲矣。而弁不騏，則為充於下而不充於上。上下有二，不充則為不一矣。君子之行，無不充是者。故周旋反復，視之無不知一。夫無一不然者，一之至也。德未充而求其能一，不可得也。既已充矣，而求其有一不然，亦不可得也。鳴鳩則在桑而已其子，則不可常也。以其愛之，則宜其無所不從。然以為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桑。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此得一之要也。

呂記：李氏曰：若母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嚴緝：鳴鳩常在桑，其子或飛在梅，或飛在棘，或飛在榛。子無常處而母不離於桑，以有常待之也。

孫義：愚按：母常不移，見鳴鳩之專一專一如此，是以能均及也。

○鳩性專上故不失在梅之子。君子之心專一故不失其外之儀。衣服者威儀之一也。衣服亦中其常度則施諸身者無所不可見矣。○首章是即其均平而見專一之心。以下三章是因其專一而有均平之驗。

六帖其帶二句。一云伊絲見帶有常度伊騏見弁有常度。一云必帶與年之色相稱方見有常度。本文具有二義。

麟按禮書天子素帶素為帶朱裏竟帶之身辟積為飾以朱綠帶之結處有組又以組貫其紐而約之無長三尺與帶廣四寸約紐組廣三寸其飾朱上綠下諸侯素帶不以朱裏亦朱綠飾終辟廣長與天子同。○辟猶冠裳之辟積也率縫合之也天子諸侯大帶終辟則竟帶之身辟之大夫辟其垂士辟其下端二

寸而已。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為之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辟下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雜。○古義素熟絹也郝云韋弁去毛熟皮以為弁皮弁以皮為質而飾以采玉非純用皮也弁制裁起故空皮騏毛云騏文也說文云馬青驪文如騏縶也。一云蒼艾色此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周禮注引此作縶書顧命四人縶弁馬融本亦作縶然則縶縶古蓋通用縶亦帛之蒼艾色者解見說文。

○鷓鴣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興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木學傳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疏義四國者四方之國非一人也。然威儀俱中其度則教示之

功可以均及於彼矣

通解四國只指曹國猶言四境正是但足以正之云爾非以感彼應之謂蓋我之儀足以為人取正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興也儀不惑故能正國人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

疏義國人亦非一人正是國人亦見均及於人之意說通胡不萬年非祝詞也在我無遷徙之德在彼自無傾覆之端雖以萬年可也自是實理

麟按集傳年叶尼因反胡不萬年言其必萬年也亦見有常意

鳴鳩四章章六句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懷我寤歎念彼周京

思治也曹人  
若之修刻下  
氏不傳之  
序因侯人而遂致  
為共公然此乃天  
下之勢非共公  
之罪也

此而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草叢生也稂章梁莠屬也

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為比遂興其愴然以念周京也

孔疏舍人曰稂一名章梁郭璞曰莠類也陸璣疏云禾莠為穗而不成則疑然謂之章梁今人謂之宿由莠或謂宿由也甫田

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不過稂莠皆是也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桓九年公羊傳云京師者

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

通解此意取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比王室陵遲而小國困弊興意取寒泉之於苞稂有相傷之意興愴我之於周京有相悲

言言 卷六 結集居

之意

麟按既比而又謂之興者首三章各浸彼念彼字相應也然下二句俱另是一意集傳京叶居良反古義云陽韻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懷我寤歎念彼京周

此而興也蕭蒿也京周猶周京也

孔疏周京周京周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

麟按集傳蕭叶陳鳩反古義云尤韻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懷我寤歎念彼京師

此而興也蕭蒿也京師猶京周也詳見大雅公劉篇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邠伯勞之

此而興也芄芄美貌邠伯邠侯文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侯有

切○言黍苗既芄芄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

又有邠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

疏義前二章則哀頹相似而語又相呼此章則興盛相似而語

又相呼故皆為比而興

通解此比意反上尤意便是謂芄芄黍苗由陰雨以膏之以其

所以盛耳比小國奠安由王室以庇之此其所以安耳若興意

觀注可知在二既字二又字也

六帖此篇本是比體而因以為興與他詩不同說者多於首二

句講未攬入平意又作興語以起下意是一語重出既非詩體

或將正意先說在前却將首二句貼正意說明而因咏嘆其詞

以興末二句此則先正后比尤非托物之旨要知首二句中即

言經言然 卷九 歸居 歸居

具此興二意今只順本文說去而此興之意自在不必盡說添定亦不必頭上安頭也說詩到此等處只宜領取意有更加向語言文字委曲周旋愈巧愈拙愈近愈遠但前三章是騎比喻我二句中合有王室陵夷小國困敝之意末章是顯比如鶴羽之例比意就是興意全然不用補綴此處又有分別

古義徐鉉云按今人姓荀氏本郇侯之後空用郇字後人去邑為荀今按郇侯本文王子左傳富辰謂畢原郇文之昭是也水經注云涑水西逕郇城故郇國也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俗名為郇城

下泉四章章四句

程子曰易剝之為卦也諸陽消利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

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息治故衆心顛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化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太全慶源輔氏曰匪風作於東遷之前其意向觀乎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若下泉則作於齊桓之後不復有觀望之意矣直既棄想慕之而已麟按詩地理故陳氏曰檜亡東自之始也曹公春秋之終

詩經 卷九 歸居 歸居 麟按詩地理故陳氏曰檜亡東自之始也曹公春秋之終

也。夫子之刪詩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曹氏曰。亂極則思治。變極則反正。故以國風繼之。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疏義鄭衛淫僻齊陳荒穢王衰微秦強盛魏儉嗇禘息唐憂深思遠檜曹窮困而思治此諸國變風之象也

詩經說約卷之十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彛參訂

幽一之十五

幽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為后稷而封於郃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脩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幽之谷焉十世而大主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治周公且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成成王

謂之幽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所作之詩，以附焉。幽在今邠州，三水縣，邠在今京兆府武功縣。孔疏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原隰底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太王始入居岐之陽，明幽在岐山之北。公劉篇說公劉居豳，度其原隰，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疏義幽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幽先岐後也。不與至風相屬，與表非其類也。文王致治，周公反正，十五國風以是始終之，則循環而為治世矣。○周公之詩不入於雅，風雅不同體也。不入於魯，周公未嘗治魯也。不自為國，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也。公之詩無所可繫，特以七月之故而為幽，破斧以下，又以公之故而為幽，且公所食邑在

幽岐之間。幽者公之采邑也。幽與二南相為終始，則尊周公與文王等矣。

輯錄通釋曰：七月而後附以鴝鵒東山者，亦周公所作也。附以伐柯破斧九畹狼跋者，衆人為周公而作之詩也。幽即今邠州，幽之字為邠，唐開元因改古文而改也。京兆府即今西安府，並隸陝西。

通解元成劉氏曰：公劉之詩言其政事，七月之詩言其風俗，既曰風則不得編於雅矣。

麟按：鄭譜疏文王年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然成王以文王終之明年生，則是武王八十內始生成王也。往疑太公以太老歸周後，不應猶有未字之

女可配武王武王亦不應以七十之年始納公女為元妃  
 然以此而推固有其理但武王既以八十四生成王至九  
 十三而終則成王之立正得十歲而史家類言成王嗣位  
 年十三歲豈自其免喪後言之也與○周公作詩戒王而  
 謂之豳風此誰謂之者邪公謂之耳則豳風者當公自立  
 之名號為豳也他國或反因此而例稱不當曰公詩無所  
 繫以七月之故為豳也疏義說雖載前疑頗未是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廡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  
 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甲峻至喜  
 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故此流下也  
 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

降王業也周  
 之世也  
 後稷之風  
 仁之所由  
 王業之難  
 難也

而西流矣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樂  
 寒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  
 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故此蓋周之先公已  
 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為一代之正朔也廡發風寒也栗  
 烈氣寒也褐毛布也歲夏正之歲也于往也耜田器也于耜言  
 往修田器也舉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甲峻  
 甲大夫勸農之官也○周公以成王昧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  
 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此章首言七月  
 暑退將寒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  
 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  
 既皆出而在田故若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



田畯至而喜之也。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七章終後段之意。

蘇傳此詩言月者，夏正也。言日者，周正也。春秋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大火寒暑之候也。火流而將寒，九月而寒至，可以授衣矣。至於十一月風至而感發，十二月寒盛而栗烈，苟其無衣與無褐也，則何以卒歲乎？故九月不可以不授衣，九月不可以不授衣，則其慮衣也不可以不早矣。幽土晚寒，正月始修耒耜，而二月舉足以耕於其耜也。丁壯無不適野，故饁者其婦子也。按是田畯來而喜之，不謔矣。

呂記孔氏曰：心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中，大暑退。張氏曰：言月又言日，別無義例，只是文

順。○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為至。○范氏曰：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先王教民農桑以為衣食，非以充欲，所以備患也。是故將言衣之本，則著寒之候。○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幽風。○長樂劉氏曰：此詩所記苟非井邑其民，鄉黨其教，各有正長，部分司其歲功，未易集也。

嚴緝七月之詩，一言蔽之曰：豫而已。凡感節物之變而修人事之備，皆豫為之謀也。○曹氏曰：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朱氏曰：所謂改正朔者，以是月為歲首耳。月固不易也。○今曰詩經皆夏時。○疏曰：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

寒○釋文曰。耜耒下。耜也。廣五寸。耒耜上。向木也。耜。救下。反。句音溝。○說文曰。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今曰。擊辭云。斷木為耜。採木為耒。○孫炎曰。耒野之餉。○李氏曰。郊缺耕於野。其妻饁之。是妻饁其夫也。有童子以黍肉餉。是子餉其父也。○王氏曰。畝大抵以南為正。故每曰南畝。○補傳大田解曰。田事喜陽而惡陰。南東向陽則茂。遂而北傍陰則不實。

疏義衣言授者家長以授家人也。○一之日言一陽之月之日。二之日言二陽之月之日也。詩主詠歌。故變換或文若直言十一月十一月則不成文理。非詩矣。○輔氏曰。無衣無褐。見其慮事之豫。于耜舉趾。見其趨事之速。同我婦子。見其家人之心。田畯至喜。見其上下之志。通愚謂先時而有備。及時而盡力。陶

人衣食之計蓋如此

輯錄大寒之候在於丑月而圓之於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於酉月而慮之於建寅之日。其為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為計亦晚矣。

太全安成劉氏曰。堯典云。月永星火。以正仲夏。蓋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及周公攝政時。凡一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於地之未位。然此詩上述郊俗。乃當夏高之時。而言七月流火者。蓋據周公時所見而言耳。○廬陵羅氏曰。諷誦謂聞讀之。不依琴瑟而詠。○西山真氏曰。國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冲。周公作詩。使瞽瞍歌之。庶幾王知小民

之依不敢康寧益與無逸同一意也

通解此章總為綱言衣食之豫下七章是細節自季歲分上言衣之豫下言食之豫注內始字猶云端也言衣之始食之始猶言發衣食之端也終者竟言之也。不可以此為始事下作為終其事說

六帖本文授字于字舉字同字饒字至字見其長幼夫婦老少上下皆有皇皇服事一息不自安一人不得暇之意周家以農事開基以惠厚立國即此可見祖宗風化之美培養之深為詩者可謂深於立言矣。顧東江講感發云無風猶可言也栗烈云有風不待言也時義中亦有此解順之語先輩風流可尚古義衣則言其授衣之後而未及其初食則言其耕田之初而

未及其後此古人行文變化之妙而自七月以至四之日循序敷衍更復渾成此所以為化工之筆也

麟按集傳火叶虎委反衣叶上聲發叶方吠反烈叶力制反褐叶許例反敵叶滿彼反魯詩世學火叶許里切衣叶言里切發叶方以切烈叶力以切褐叶許里切敵叶民以切皆是以通章為一韻也而六帖獨欲作三換韻火衣一發烈褐歲二耕趾子畝喜三據字書火叶虛委本音毀火毀也物入中皆毀壞也則衣上聲當讀如倚理得相叶而發烈等自為不聲不必彊為相從邪衣讀如倚者如第三章七月流火叶八月崔葦尤可見與第二章亦俱第三句即換韻又疏義太全本俱云或曰發烈褐皆如字而歲讀如雪則六帖亦未嘗無所本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  
 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苢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小  
 徑也柔桑釋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芣苢白蒿也可以生蠶今人  
 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吟之也邶邶衆多也或  
 曰徐也公子幽公之子也○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  
 故又本於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生則執深  
 筐以求釋桑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芣苢者衆而此治蠶之女  
 感時而傷悲蓋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冢本族連姻公室  
 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  
 而遠其父母為悲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

後章凡言公子者故此

呂記王氏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

嚴緝傳曰微行婦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輯錄通釋曰同歸者同親迎之公子而歸

六帖此章重治蠶不重末二句末二句不過因治蠶而摸擬下  
 時情事如此後來作者於體物敘事之詩到結句處往往題外  
 生意以為警策蓋相述於此即此二語非遠非近欲離欲合如  
 鶴唳高堂遺音不絕如曼聲長歌餘美未盡讀者領略此旨便  
 想見古人才情風韻飄飄有凌雲之氣至如公子娶乎國中貴  
 家力於蠶桑此是言外之意了與詩肯無干若用此意入講粘  
 皮帶骨便將古人深情遠調埋沒堙沉殊可嘆也○女心二句

情真意切絕妙好詞章法神品

古義女心傷悲猶云惻然動念也

麟按此章亦三換韻首二句炤前叶引起下春日載陽至桑桑

為二韻春日遲遲至同歸為一韻集傳庚叶古良反行叶片郎

反是也界畫只依韻脚為轉折從來說家分截牽對者俱非是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荷彼女桑

賦也萑葦即蒹葭也蠶月以蠶之月條桑枝落之取其葉也斧

隋登我方登遠揚遠技揚起者也取葉存條曰荷女桑小桑也

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荷荷然耳賜伯勞也績緝

也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陽明也○言七月暑退將寒而足

歲樂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用故於八

月萑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為曲薄至來歲治蠶之月則

采蠶以供蠶食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

於鳴揚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為布而凡此蠶績

之所成者皆深乏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為鮮明皆以供上而

為公子之裳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益至誠慘怛之

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乏也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

首章前段無衣之意

孔疏釋草云蒹葭禁光云蒹初生意驕色海濱曰亂郭璞曰似

葦而小又云葭華舍人曰葭一名華禁光引詩云彼茁者葭郭

璞曰即今蘆也又云葭蘆郭璞曰葦也然則此二草初生者為

詩經卷之四 國風 七月 雜錄

言經詩魚  
卷之十  
經集傳  
葉長大為亂成則名為葦初生為葭長大為葦成則名為葦小  
大之異名兼葭云白露為霜之時猶名葭行葦云敦彼行葦夏  
時已名葦也月令季春說養蠶之事云具曲植筐筥注云曲薄  
也植槌也薄用筐葦為之下句言蠶事則筐葦為蠶之用故云  
豫畜筐葦可以為曲也破斧傳云隋登曰斧方登曰折然則折  
即斧也唯登孔異耳故云折方登也劉熙釋名曰折戕也所伐  
皆戕毀也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其葉李  
巡曰伯勞一名賜樊光曰春秋云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  
至伯趙鳴也以夏至來冬至去蠶績所得民亦自衣而特言公  
子裳厚重於其貴者故特說之下于貉不言為民之裘而休俚  
云為公子裳與此同

者  
呂記郭璞曰今俗呼小而長條謂之女桑孔氏曰女是人之器  
嚴緝補傳曰鳴仲夏始鳴至十月則鳴之極而將去矣○桑樹  
之高大者其枝條遠人而揚起人手所不能及故取斧折以伐  
其條然後就地采其葉而棄其條即上文所謂條桑也桑性以  
斬伐而始茂故條桑者又豫為明年之計也女桑乃桑對之低  
小者不斬其條但就樹以采其葉也上章柔桑乃桑葉之嫩者  
嫩葉始生未多故以筐箱求之養新出之蠶耳蠶有新出者又  
有未出者故同采蔡言之皆言蠶事之始也此章女桑乃桑樹  
之小者大樹既條取之小樹又摘取之蠶已大食故桑之大小  
取之無遺蓋言蠶事之成也桑麻之事相接續而起五月伯勞

詩經卷之十  
經集傳

始鳴應一陰之氣至七月猶鳴則三陰之候而寒將至矣故七月聞鳴之鳴先時感事至八月則又緝績其麻也言為公子裳者不敢言為幽公之裳而託言公子也幽民禮義之俗如此女桑小桑樹也物之小者稱女猶今稱女牆也

疏義王氏謂蠶長非一月故不指定某月程子謂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愚按二說皆當集傳治蠶之月正用其意而然或引月令而專指為三月則拘矣○斧隋盡隋音安園也○釜音宰斧斤受柄處也

輯錄隋園而長

太全釋文曰隋孔形狹而長釜斧孔也朱子曰鳴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

通解末句言裳而不及衣取其韻之便也

六帖今歲之蠶事已成而收取萑葦以為來歲之用至於來歲而採桑飼蠶復繼往歲之功蓋緣蠶桑是其歲事故一年推一年次第相承常常如此無有休息也蠶月四句重畢取意不重愛養意奉上勿泥禦寒將為視朝視朔燕服蜡服之用也此是幽民愛上之誠不要說布縷之征亦不用感恩圖報之意若曰感恩圖報則是胸腹之恩也而愛亦淺矣古義孔穎達云衣之所用非絲即麻春既養蠶秋當績績陸佃云倉庚知分鳴鴉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蠶之候也陰氣至而鴉鳴可績之候也

麟按前章之十月流火據末章言之三月時也此章之七月流

大據已然言之八月時也至首章則是實敘又不同味語氣當  
爾此章四換韻火虎委反叶葦一也引起桑折揚桑二也言  
蠶賜疏義大全丰竟反叶績三也言績黃陽裳四也意承蠶龍  
轉折更有條理

○四月委萋五月鳴蜩八月其獲十月隕箝一之日于貉取彼狐  
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巧言私其縱獻研于公  
賦也榮而實曰秀萋草名蜩蟬也獲禾之早者可獲也隕陰  
箝落也謂草木隕落也貉狐狸也于貉猶言于貉謂往取狐狸  
也同渴作以狩也績習而總之也縱一歲承研三歲承言身  
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雖  
蠶桑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狸之

皮以為公子之裘也獸之小者私之以為己有而大者則獻之  
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漏  
之意

孔疏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為來年用之天官掌皮秋斂  
皮冬斂革春獻之注云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獸之以入司裘  
是其事也

嚴緝萋今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  
受胎於下萋感之而早秀蜩蟬也諸蟬之總名也五行皆胎  
養在長生之前五月一陰生則亦四月陰胎萌曹氏曰首舉四  
月者言陰氣之來從微至著益有漸也

疏義七月寒蟬鳴蟬陰類也故鳴始於五月張子曰秀萋者物



成之初鳴咽者歲秋之漸

輯錄說文草木皮葉落墮地為穽黃氏曰落與隕字之義何別

當味說文之意乾葉為穽

通解上四句皆以時言不重物上武功指田獵凡事涉衣冠但  
且皆文事涉于戚弓矢皆武功田獵必用弓矢故以武功言不  
必依注疏大全謂不忘戰也績字承于貉言之蓋一時之行不  
足以禦一歲之寒故再事以總之獻豨亦就禦寒說故曰終無  
禍之意或疑豨皮不可以為服况獻於君殊不知此乃野豨豨  
東人至今猶服之矧豨時去上古尚近而地去西戎非遠俗朴  
而野禮制未備國君之服又何疑也特獻豨視為裘較輕故注  
曰亦愛其上之無已耳周禮中冬教大閱豨不與其同語相表

裏然此豨太平之大典既王後禮也豨人方鄰戎狄以立國豨

必如此豨亦因之加貴飾以為異日之王禮與

麟按字林云貉似狸善睡其子名豨豨云禮無貉裘唯孔子孤

貉以居明貉賤也六帖云貉狐屬出則為狐之導朱豐城以為

貉賤而狐貴是也狸似狐而小有文彩則狐貉狸本三種集傳

謂于貉往取狐狸者從毛傳耳鄭箋則固曰于貉往搏貉自為

裘也狐狸以共尊者已甚分別矣麟此編無一取與豨陽虎但

以豨韻論轉折則此章豨豨為一韻獲穽貉為一韻狸裘為一

韻同功縱公為一韻豨豨者渠之反也則以于貉句帶隕穽

其韻未轉而遽連下二句為一事其可乎故王氏曰隕穽則鳥

獸離毛豨是可以取豨豨孔疏曰一之日往捕貉取皮庶人自以

為裘又取狐與狸之皮為公子之裘連新蓋俱有說雖下私豨  
 公豨亦取兩猨而非突豨也陸佃埤雅云詩一之日云云言  
 往祭表貉因取狐狸之皮為裘故傳曰于貉謂取狐狸皮也周  
 官所謂祭表貉即此于貉是也則雖從毛氏解亦如此直曰貉  
 狐狸也尤覺牽混難說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墁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  
 此室處

賦也斯螽莎鷄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始躍而以  
 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  
 穹穹隙也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墁塗也庶人算戶冬則塗之東

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此  
 用之耳言觀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於是室中空隙  
 者塞之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墁戶以禦寒氣  
 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可以入此室處矣  
 此見老者之愛也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  
 鄭箋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  
 如此著將寒有漸非率來也  
 孔疏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塞其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其室塞  
 牖出之墁塗塗荆竹所織之戶使令室無隙孔寒氣不入而人  
 入告妻子言已穹窒墁戶之意嗟乎我之婦與子我所以為此  
 者感發栗烈大寒之時當入此室而居處以避寒故也

蘇傳益民之所以備寒者至此而後畢

呂記孔氏曰穿室墮乃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

王氏曰嗟者憫憐之辭

嚴緝山陰陸氏曰斯螽江東謂之蚱蜢莎鷄絡緯也蟋蟀促織也

太全新安胡氏曰集傳本伊川說而三物名色各異

通解穿訓穿隙者空穿孔隙罅漏也空音札二句自是四件

歲不可三止入講只是言時至冬歲事將改耳亦猶堯典稱

冬為朔易之義呂氏是解其義非謂以自言如此也

六帖徐士彰曰斯螽莎鷄蟋蟀三物也而謂之一物又安得云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徒以七月三句不言何物故為此說可謂

以文害詞者也朱注如此等處不可不改

麟按孤貉狸三物也而謂一物斯螽莎鷄蟋蟀亦三物也而謂

一物極是朱子草率處且此詩先言在野在宇在戶而後以蟋

蟀句總承之蓋古人文法倒裝之至妙孔疏言婉其文是也奈

何作此憤憤乎集傳野叶上與反下叶後五反子叶茲五反大

全兩字字亦俱後五反通章一韻也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八字

為句亦至此始見疏曰變在言入者牀在其上也

○本月食鬱及與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

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賦也鬱埭屬萸萸與也葵菜名菽豆也剝擊也穫稻以釀酒也

介助也介眉壽者頌禱之詞也壺斝也食瓜斷壺亦去圃為場

之漸也。叔，拾也。苴，麻子也。茶，苦菜也。樗，惡木也。○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茶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

孔疏鬱奠，生可食故以食言之。菜菽當言黃乃食，棗當刺擊取之，皆是食也。獲稻作酒，云以介壽，主為助養老人，則農夫不得飲之。茶樗云食，我農夫則老人不食之矣。○鬱，埭屬者是。唐埭之類屬也。劉稹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子，正赤食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埭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埭則與埭相類，故云埭屬。奠奠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

一卜曰株，奠李一株，車下李，即鬱奠李，即奠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棗須就樹擊之，所以刺為擊也。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云：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云：事酒，今之醒酒也。昔酒，今之酋，又白酒，所謂舊醖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然則春酒清酒也。人年老者必有豪毛秀出，壺與食瓜連文，則是可食之物，故知壺為瓠，謂甘瓠可食，就蔓斷取而食之，樗惟堪為薪，故曰惡木也。

麟按此章亦三轉韻，奠殺一也。棗稻酒壽二也。棗叶音定，稻叶徒苟是也。瓜壺苴樗夫三也。瓜叶音孤也。在介眉壽處截。○子由曰：春夏食去歲之蓄，至於六月始有果實成而可食，此未必然也。當是地所宜木鬱奠為多，至是適成，據見為言耳。奠是鬱。

子孫... 卷十... 賦集...

類木當如李而謂為葡萄生龍西五原山谷本草所注豈亦附會與葵花吾地為類頗多不聞以食即云衛足近始見向日一種長耳丈餘亦未嘗云可知耳豈詩所云固與公儀相魯所拔為合而另是一種與爾雅注曰葵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可為如齊民要術曰今世葵有紫莖白莖二種春必畦種水澆而冬種者有雪勿令從風飛去每雪輒一勞之勞雪令地保澤葉又不蟲柏必待霜解收必待霜降傷晚則黃爛傷早則黑澀雖其說未詳愈知非吾地之葵也埤雅曰棗實味酸雖棘不落已實則爛不擊自墮蓋收棗擊而落之夏小正亦曰剝棗栗零剝也者取也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也則惟棗曰剝信古人下筆一字不輕矣西瓜聞五代始入中國而六經言瓜如前瓜

樹瓜之類其說頗重不知何等或此與斷壺叔豈俱非佳物聊解飢渴者與瓜言七月壺言八月豈言九月而采茶不定何時埤雅曰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至夏乃秀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此草凌冬不凋故一名游冬然則此茶或四時皆食不繫某月者亦必有故不但文勢偶然而已也○爾雅翼曰葵為百菜之主味尤甘滑詩云宜葵者是也又我葵今蜀葵花吾地所種之葵是也故知不同爾雅翼又曰菽者衆豆之總名則七月豈言自不一種皆佳蔬也釋草曰廣其實疏其麻也廣即麻子名也禮記曰苴麻之有廣而字書曰麻有字曰苴無字曰苴則與詩爾雅皆異不足據○今按古義莢葭屋韻棗稻皓韻酒壽有韻而瓜壺苴樗夫俱虞韻則上段六句俱兩句一轉韻更穩

提○古義又云周禮醢人饌食之豆其實葵菹儀禮贊者一人  
 執葵道以授之主婦繆蕞祭儀云夏祀和羹毛以葵皆如葵之  
 左證也稻黏者為糯一名秣可以釀酒不黏者為秠通稱秠也  
 故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春酒毛云凍醪也冬釀春熟月令注  
 云古者穫稻而清冰麴至春而為酒介取糲介之義故古之訓  
 介為助史記注曰相佐助曰介是也邵氏云古人以酒為蕞  
 之具餘人不得飲焉曰介者蕞蓋釀酒之義如此夏小正五月  
 乃瓜乃瓜者治瓜之辭也八月剥衣謂蓄瓜時也此七月瓜正  
 盛則食之而已八月斷壺壺性蔓生披蔓斬之故曰斷也叔未  
 殺三字古文多混用今別其義季父之稱當作采唐孔氏以為  
 字从上从小言尊行之小是也拾取之義當作叔此未為尋必

又定意又者手也其从艸者乃豆名之殺殺葉可食亦菜之類  
 故从艸也苴麻之有實者亦名蕞其無實者曰牡麻亦名桑按  
 爾雅云蕞桑實注引儀禮注云苴麻之有實者又曰苴麻母疏  
 云苴麻盛子者蓋謂此有實之麻其子名苴名蕞其母名苴也  
 孔云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九月初熟拾取以供羹菜其  
 在田收穫者納取以供常食也明堂月令秋則食麻與天而至  
 仲秋則又以大嘗麻先薦寢廟若豳風九月叔苴蓋食農夫者  
 不嫌於晚耳陸璣云樗樹及皮皆似漆其葉臭通志云樗似椿  
 材易大而不中器用莊子云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臃腫  
 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麟  
 又按此章之苴即下章之麻然據本草麻有胡麻麻蕞二種胡

詩經說

卷十

十六

一編

麻即今芝麻。麻黃之麻，即今苧麻。黃音文。其子也。則如上說。詩曰：謂苧麻之子為。但圖經所列，又以麻黃麻子為二種。遂謂黃是麻之花，而子是麻之實。陶隱居又謂麻黃即牡麻。牡麻則無實。大段亦不能畫一。與諸家同姑舍是。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稼穡既同。上入執言功，畫爾于鞫宵。爾索綯，匪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而種粟菽物成之際，則築墜之，以為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之於場也。禾者穀連，穋，結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菽梁之屬皆禾也。同，聚也。官，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為宅。

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索，絞也。綯，索也。乘，升也。○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官室之事矣。故晝往取茅，夜而絞索，進升其屋，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於此，故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釋文重直容反。先種後熟曰重，又作種，音同。說文云：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重，是種藝之字。今人亂之，已以穋音六，本又作種，音同。

孔疏地官載師云：場圃在園地。注云：圃，樹果菽之屬。季秋於中為場，焚圃，謂之園。然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

果則謂之圃。蹂踐禾稼則謂之場。故春夏為圃，秋冬為場。苗生既秀，謂之禾。種殖諸穀名為稼。禾稼者，苗幹之名。禾稼禾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稼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苧粟之輩，皆名為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

呂記李氏曰：說文云，禾之秀實者為稼。一曰在野曰稼。毛氏曰：為上出為下。李氏曰：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程氏曰：上入遷入都邑之居也。

嚴緝謂之始播終而復始也。黍稷麻麥，但因納稼之文。廣舉禾稼之類，以見其多。謂至十月，則此等諸種皆成熟矣。不專是十月納之也。月令五月登黍，四月登麥，非十月也。畫取茅草，將

以蓋屋，夜則密綯，將以縛屋。

輯錄解頤曰：稼之既同，若可以少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當修屋之方，乘若可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於其築而納之也。有以見其歡欣鼓舞之意於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其勸勉戒飭之意，事有始終，而其憂勤艱難，則無間於始終。此所以為厚也。與。

大全廬陵羅氏曰：稻，稌也。秫，糯也。苧，雕菘也。亦作雕胡，即菘菜。所謂安胡飯。○苧，又謂之茭，白歲以中心生，白臺謂之苧米。臺中有黑者，謂之茭鬱。至後結實，乃雕胡黑米。梁米皆是粟類。麟按：字彙五穀，禾麻粟麥豆。周禮疾醫注：又曰：麻黍稷麥豆。又六穀，黍稷稻粱麥苧。又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象穀



子九穀黍稷麻麥稻粱菘大小豆酉陽雜俎九穀黍稷稻粱三  
豆二麥稗禾稗六書正譌曰从禾高聲別作藁非易林曰蝗藹  
我稀驅不可去實穗無有但見空藁結稻同夏書三百里納結  
服傳曰結藁也服藁役疏曰四百里猶尚納粟此當藁粟並納  
非是徒納藁也菘今莢苗米是也禮內則蝸醢而菘食又魚宜  
菜藁注曰即今菘米也○此章凡五換韻圍稼一也稼叶古護  
反穆麥二也穆叶六直反麥叶訖力反夫字無韻同功三也茅  
絢四也屋穀五也○魯詩世學曰菘即莢也結實黑稗可作飯  
杜詩波漂菘米沉雲黑是也然吳中莢白無結實者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  
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

無疆

賦也鑿冰謂取冰於山也冲冲鑿冰之意周禮正歲十二月令  
斬冰是也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凌陰冰室也幽土寒多正  
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也蚤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獻豕而後  
啓之月令仲春啓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蘇氏曰古者藏冰發  
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辭如火之著於物也故常  
有以解之十二月氣蘊伏銅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  
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  
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  
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  
雷出不震無災霜電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胡氏曰藏冰開冰

詩經卷之九 卷十 國風 二十

亦聖人輔相變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為治也。肅霜氣肅而  
 霜降也。條場者農事畢而掃場地也。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  
 尊壺於房戶間是也。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醴竟也。  
 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勉其藏冰之役又相戒  
 速畢場功殺羊以獻於公舉酒而祀其壽也。  
 孔疏月令季冬冰方成水澤腹隆命取而藏之注云腹隆厚也  
 此月日在北陸水堅厚之時昭四年左傳說藏冰之事云深山  
 窮谷於是乎取之冲冲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納于凌陰是  
 藏冰之處案天官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云  
 凌冰室也杜子春云三其凌者三倍其冰是斬冰三倍多於凌  
 室之所容凌人十一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此言三之月納于

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既晚出之又早者鄭答孫皓云函土  
 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太族用事陽氣出始溫故  
 禮應開冰先薦寢廟也祭司寒而藏之謂建丑之月祭主寒之神  
 神而藏此冰也獻焉而祭之謂建卯之月獻羔以祭主寒之神  
 開此冰也二月開冰君始用之未賜臣也至於夏初其出之也  
 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用之乃是頒賜臣士服虔云司  
 寒司陰之神玄冥也將藏冰致寒氣故祀其神月令仲春天子  
 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彼作鮮羔注云鮮當為獻祭非者蓋以  
 時匪新出故用之王制云庶人春薦韭亦以新物故薦之也  
 呂氏孔氏曰相命曰殺羔羊鄭氏曰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范  
 氏曰備寒所以為下也備暑所以為上也○函之先公國容未

循無君民之間故曰明酒云云

嚴緝孟羊明酒自謂公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真雖在平國之初庶事草草然非三代之時安得此風俗也

疏義正歲謂夏正季冬

之全杜氏曰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老謂致仕在家者愆陽謂冬温伏陰謂夏寒凄寒也苦雨霖雨為人所患苦短折為夭天死為札

通解此章登非截上是相勸以備乎君事下是相戒以祝乎君壽以忠愛字貫繫承二句相承說二之日而納之三之日納米已畢也冲冲是速意玩注勸勉自見納而藏之蓋備來歲之發苟不豫藏欲發得乎明酒斯饗斯字最宜玩速字正本此字解

之其意若不欲早夕遲也

六帖九月肅霜不空氣肅霜降萬寶告成築場之候也明酒句與羔羊句對升公堂三句總承此二項說

麟按既勸勉又相戒俱在人情上說妙章凡三轉韻陰於客反與冲叶一也非已小反與早叶二也饗虛良反與霜湯羊堂鮑疆叶三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飲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即謂此詩也王氏曰仰觀星白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失婦婦養老而慈

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  
 大全西山真氏曰農者衣食之本唯其關生民之大命是  
 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考之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  
 農也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一家之內無一人不  
 力乎農也近世張斌入侍經筵言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  
 有如本月見於書有如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  
 之依帝主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其論最為懇至  
 六帖周之興也十六王而武始居之考其積基樹本非有  
 殊尤絕跡震炫來世者也今讀其文想其先公之所以為  
 教不過若世間一勤儉忠厚之家而已然一家如此其家  
 必興一國如此其國必昌至於和氣浹洽根幹纏綿基厚

而難傾本深而不拔卒受代商之命享過曆之祚昔人有  
 言太和在成周宇宙又曰王道本乎人情於乎信其然矣  
 ○記云周公上聖日讀萬篇而公亦自稱曰且多材多藝  
 故凡詩書所載其成於公者皆委曲詳盡若七月無逸東  
 山崇墾信令辭人掩口  
 說通詩中之美無所不備皆說詩推詳之詞周公只閑閑  
 敘過而雅俗之厚自見所謂王業之本也  
 麟按此篇魯詩世學作豳風小章章十句其說曰周公  
 作此詩本名豳風蓋欲成主知豳國之風俗故以名篇而  
 未有七月之目也毛氏謬以此篇及鴉鳴東山狼跋九歲  
 破斧改為豳風始摘此篇章首二字改名七月然詩實小

正之體與國風不同。子貢之傳申公之編鴻都之刻是也。雖未必盡然。然其言幽風本周公自名者。頗與愚見合。

鴉鴉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斯斯斯斯。鴉子之既斯。

此也。為鳥言以自比也。鴉鴉鴉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情愛也。勤篤厚也。鬻養閔憂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解蔡放度。監於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貶王。託為鳥之變巢者。呼鴉鴉而謂之曰。鴉鴉鴉。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鬻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况又毀我室。

乎。以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

太全廬陵彭氏曰。鴉鴉以比武庚。子以比羣林。室以比王室。或問。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為武庚既敗。管蔡不可復亂王室。畢竟是當初管蔡挾武庚為亂。朱子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歸怨管蔡。安成劉氏曰。此詩歸罪於武庚。而於三叔則有閔惜之意。益為親者諱也。如書之大誥亦然。此皆兄弟之情。見於立言之際。然而公義則不可掩。故史臣於書既曰。管蔡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又曰。周公位冢宰。羣林流言。乃皆以公義直書之者也。

麟按。集傳子叶八聲。閱叶平聲。孟子讀入聲。常熟語亦如此也。魯詩世學曰。殷主祿父紂子。兵敗奔狄。殷之頑民謠曰。武庚

○追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比也。追及徹，乳也。桑土，桑根也。綢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中入處也。○亦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此為深慶。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鄭箋：下民，巢下之民也。

麟按：此下三章皆只承無毀句說。今女二句言外，固有稟然不可犯之意。集傳子叶演女反古義，磨韻桑土之土石，經韓詩爾雅注，豐氏本俱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也。今女之女，孟子叢氏、豐氏本俱作此。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瘕。曰：予未有室家。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拮，取也。荼，萑菘，可糴巢者也。蓄，積租聚卒，盡瘠病也。室家，巢也。○亦為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捋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盡病者，以巢之未成也。以此已之前日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呂記孔氏曰：亂為萑，萑者謂亂之秀穗也。王氏曰：租，乳也。與租稅之租同。

通解：此章又是上章前面事。

六帖：拮荼蓄租，是創造時事。上文綢繆牖戶，則既成之後，又復纏綿補葺，以圖萬全。防不測也。故傳於三章曰：王室未集，則未成時也。二章曰：深愛王室，則為既集時矣。此意在綢繆一句看。

出非是強生枝節可見前人讀書心思細密如此

麟按此章上四句因集傳訓拮据為手口共作遂令解者多費  
幹旋今觀子由云以手拮茶則至於拮据以口蓄租則至於  
瘠坦叔云予手拘持者是予所持取崔茗也予所蓄積租取而  
予口盡病也則兩句一連之理本自分明何必曰五文錯言甚  
而如詩說所云手裏要八口字口字要八手字乎詩說者薛仲  
常作也頃以正見示初疑異書今正乎平必贗本耳集傳家叶  
古胡反古義虞韻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  
此也譙譙殺也脩脩敝也翹翹危也嘒嘒急也○亦為鳥言羽  
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

安得而不急哉以此已既勞悴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  
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

嚴緝譙譙殺也殺色界反減削也羽殺尾敝言非特手勞口病  
也周公以喻已盡瘁經理王室如鳥之作巢甚苦王室新造成  
玉幼冲如鳥巢之甚危殷民又為流言以搖撼之如風雨之漂  
搖故作此詩以哀鳴如鳥音之嘒嘒也

鷓鴣四章章五句

事見書金縢篇

輯錄鄒季友曰藏書之匱金以鑰之滕以緘之二者兼用  
故謂之金縢所以致其固也按朱子語錄前後不同朱子  
詩傳鷓鴣篇亦不用鄭說故今世經師多從孔傳蓋謂成

王幼仲周公身任安危之計豈可避小嫌而輕去哉

大全金縢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

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

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鴉

也亦未敢謂公蔡氏傳曰流言無根之言也商人兄弟爭

訟者多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為兄尤

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

也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

彼裳衣勿士行枚蝟蝟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惛惛言久也零浴也濛雨貌裳衣平居

之服也勿士行枚未詳其義鄭氏曰士事也行陣也枚如箸銜

之有續結項中以止語也蝟蝟動貌蠋烝蟲如蠶者也烝發語

辭敦獨處不移之貌此則興也○成王既得鴉鴉之詩又感雷

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

詩以勞歸士蓋為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途又

有遇雨之勞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於是

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為自今可以勿為行陳銜枚之事矣及其

在塗則又親物起興而自歎曰彼蝟蝟者蠋則在彼桑野矣此

效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

孔疏金縢云天大雷電以風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王

執書以泣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注云

詩經

卷十九

三

絲麻



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征之歸尊任之言自

新而迎謂是成王親迎之

呂記說文曰濛濛雨也程氏曰濛濛之時羈旅愁慘

嚴緝敦彼獨宿亦在車下言獨宿思室家也

疏義物動而人不動故用其語相呼為興

大金臨川王氏曰古用車戰則將卒有所蒞倚止則為營衛與

壘柵無以異兵械衣服皆可以載其中

六帖向未言歸乃心敵愾曰歸則西悲善言入情者也○勿士

行枚亦在車下俱喜幸之詞

說通西悲無專指即杜詩喜心翻到極嗚咽淚沾巾之意蜩蝻

四句兩在字相照有幸其生全意故後序云言其完也

麟按集傳云不歸無韻未詳魯詩世學云濛莫悲切是與歸叶

也徐文定則云此篇各章首二句不叶東濛或以濛字作謨悲

切以叶歸此曲說也首章歸本隔二句叶歸悲如權輿次章及

誕真之隘卷之例次章以下則因首章而以獨韻起調如瞻彼

維矣實之初造之例古樂府及唐宋人詩餘長調亦多有獨韻

起者然則文定已見魯詩世學謂曲說者指豐氏也余所見為

天如從卧子借寄抄本豈雲間向有此書邪○埤雅云如以絲

自裹又久在桑野雞獨而已然其自管也完矣則蠟固以獨為

義仲恭頌至此託○古義制說文云裁也裳衣朱子云平居之

服也與素裳白烏鞋衣鞋弁對看士說文云事也敷始於三終

於十孔子曰推于食為士愚按士原訓事其稱人為士者亦

詩經疏 卷十 歸 歸

以其能任事故名之耳。今人多昧此義。蠅本井中蟲之名。蠅之動亦如之。故曰蠅。蠅蟲名。爾雅云：蛇，鳥蠅。疏云：蛇，一名鳥蠅。亦專名蠅。字本作蜀。毛惠云：蜀本从虫，而又加虫，馬俗也。郭璞云：蟲大如指，似蠅。韓非子云：蠅似蛇，蛇蠅似蠅。人見蛇則驚，故見蠅則毛起。然婦人拾蠅，不漁人握蠅，然利之所在，皆為寶。齊羅願云：蜀，葵中蠅也。亦食於蠶。蠅雖蠶類，而不食桑。詩乃稱：烝在桑野者，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也。蠅致養於人，萬百為族。蜀則獨行，又蜀有獨義。故管子云：抱蜀不言，而廟堂既備。學者多不識抱蜀之義，以今思之，即抱獨也。

○我得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蠃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疃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賦也。果蠃，枯樓也。施，延也。蔓生，延施於宇下也。伊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之，出入則結網。當之，町疃，舍傍隙地也。無之，馬故鹿以為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嗟下有兔如蟹。○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已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孔疏釋草云：果蠃之實，枯樓。李巡曰：枯樓，子名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衣。舍人曰：伊威，名委黍。蠨蛸，名長跖。郭璞曰：舊說伊威，鼠婦之別名。長跖，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喜子。陸璣疏云：伊威在辟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百魚者是也。蠨蛸，長跖，一名長脚。荆

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必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羅網居之。

發緝室廬將近，則家事纖悉，一上上心，此人之情也。

大全長樂劉氏曰：伊威，辟間小蟲也。無久掃則出行於室。本草曰：鼠婦，一名負蟠，多在下溼處及土坑中，常悉著鼠背，故名。負負，今誤作婦字，所謂溼生蟲也。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橫文。陸氏曰：蠹蝨，小如蜘蛛而足長，喜結網當戶，人觸之則伸前後足如草使人不疑為蟲。

六帖：螺贏等句，要作想像語。

說通不可畏也。驟思之卒然，以驚伊可懷也。轉念而釋然，以喜也。

古義：町，腫。程子云：廬傍畦隴，說文云：田踐處曰町。于賈注：平川廣澤可井者則井之，原阜隄防不可井者則町之。町，小頃也。腫，本作腫。說文云：禽獸所踐處也。楊慎云：莊子：舜舉於童土之地。其疏云：童土，腫也。

麟按：疏義木全戶後五反，與罕叶行戶郎反，與場叶畏，於非反。懷胡歲反，又自相叶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蒸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賦也。鸛，水鳥，似鶴者也。垤，蟻塚也。穹窒，見七月。將陰雨則穴。虞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於其上。也。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勞苦而嘆息於家。於是洒掃穹窒以待其歸，而其夫

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於粟薪之上。而曰。自戒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粟周土所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而喜。則是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六帖夫婦相見不言相見之樂。却從苦瓜粟薪說他喜幸之意。諷寄深遠。才情可尚。

麟按。蟻出垤而鶴就食。之必不是。食此蟻垤。訓蟻塚。就字為釋。而鶴亦水鳥。將雨則鳴。大段承愛雨而婦嘆。又承鶴鳴。大字一路相生。不斷也。方曰婦嘆。又曰我征。本是自言。又如婦語。詩家固有此轉換神境。入手不測。鶴鳴以下。凡二轉韻。垤室室至。一也。薪年二也。垤叶地。一。反至。叶入聲年。叶尼因。反垤室室至。皆從至。字彙至。又叶職白。切音室。太玄減其疾。損其郵。厲不至。是

也。垤叶地。一。反宜音狄。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駉其馬。親結其縵。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賦而興也。倉庚飛。昏姻時也。熠燿。鮮明也。黃白。曰皇。駉。白。曰駉。縵。婦人之褱也。毋戒。女而為之。施於結說也。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

孔疏。舍人曰。駉。赤白名。曰駉。黃白色名。曰皇。孫炎引此詩。餘皆不解。駉。白之義。案黃白。曰皇。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則駉。白。曰駉。謂馬色有駉處。有白處。舍人言駉。馬名。白馬。非也。孫炎曰。駉。赤色也。釋器云。婦人之褱。謂之縵。縵。綵也。孫炎曰。褱。悅中也。郭

璞曰即今之香纒也。案昏禮言結紵此言結縞則縞當是帨。士昏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紵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是戒之申之之事也。

呂記爾雅注衿衣小帶。

疏義繫佩帶也。賦時物以起興者因見時物而賦之遂用其語相呼也。

通解與意只到皇駁其馬句親結二句又承言之亦如魯頌思樂以采芹興觀旂下其旂二句又承言之此一例也親結句是戒命之禮九十句是送歸之禮九者數之盛十者數之終二字

空活看。

亦帖如之何有不能形容之意

說通倉庫以下皆極形容之說歸士未必皆如此也

麟按集傳羽馬一叶禡儀嘉何一叶馬滿補反嘉居宜反何音

奚然古義禡儀支韻嘉何歌韻嘉居何翻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

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女亭其情而閔

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愚謂完

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室而思有愴惶之懷至

於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故言者上

之人乃先其味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

為何如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麟披周公詩三篇。惟七月直說鳴鴉為鳥言。東山為歸士之言。皆絕妙。不致自詡而很很。如今人作辨。揭何當。風雅也。且勞歸士。而但曰若輩如何勞者。知者亦淺矣。惟代之言。而所欲言者。皆言乏。所不及言。不能言者。又言之。然後灰心踴地。以為上人之知我。至於忘勞。忘死。而無難也。嗚呼。夫斯又豈後代能言之士之所及也哉。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望。哀我人斯。亦孔之將。賦也。隋登曰。斧方登。曰斨。征伐之用也。四國四方之國也。望。臣

也將大也。○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已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曰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為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誹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又足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

歐義折刃可缺。斧無被埋。蓋詩人欲甚其事者。其言多過。故孟子曰。不以辭害意者。其謂此類也。

疏義公不東征。則流言不止。王疑不釋。四方之亂不息矣。

大全朱子曰。聖人之心。詩人真是形容得出。這是答東山之詩。

古人苟利國家。雖殺身為之。而不辭。今人箇箇討較利害。看他

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是護我折斧。莫得缺壞了。此

詩說出極分明。毛氏註却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說

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却不知這例是恁地說。

陳安卿問。何以謂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朱子曰。不是聖人之

徒。便是盜賊之徒。此說大槩是如此。不必恁粘皮帶骨。看不成

聖人之徒。便是聖人。且如孽孽為善。是舜之徒。然孽孽為善。亦

有多少淺波對白。只是疑被堅執銳是麤人。曰。有麤底聖人之徒。亦有讀詩說義理。底是盜賊之徒。

通解是皇就入心說。孔將二句就四國上見。要見三監啟釁。四

國為之反側。不正甚矣。今為此舉。將使四國之人皆知負恩。下

紀者。在所不赦。流言惑眾者。在所必誅。而莫敢不一於正。朱氏

所謂戮一人而千萬人懼是也。如是則是周公心天下之心。憂

天下之憂。天下之憂。含洪覆幘之無外也。其哀我人。豈不天哉。

夫管蔡流言以下。注俱朱子推原意。非軍士本等語氣也。

麟按。隋釜方釜解詳七月。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賦也。錡鑿屬吪。化嘉善也。

通解二叔一挾武庫以叛人心為流言之轉移者有矣周公東征正欲化此人心使之曉然知邪正之歸其意豈不善哉麟按集傳錡叶巨何反嘉叶居何反古義亦歌韻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邁哀我人斯亦孔之休賦也錡木屬道斂而固之也休美也

大全釋文曰錡今之獨頭斧也

講意流言一與莫知過從將疑將信之中人心不固者多矣周公東征使四國確然翕聚合離萃渙臣附於周其意豈不美哉

大字善字美字俱着周公而言破斧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

以叛周公之為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聞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此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見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孔疏考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邁之子遠且有所踐此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邁竹豆也豆



木豆也。踐行列之貌。○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東不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詞也。大全濮氏曰：薦薦果物，豆薦俎醢安成。劉氏曰：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合升於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然其禮有醢醬二豆，道醢四豆，無設薦之文，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說通詩作於既見，只敘未見之難得見之易，而東人之情可知矣。勿露避東等語，若然則是東人幸有管蔡之禍。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戔之魚，鱗鱗我遘之子，衮衣繡裳。興也。九戔，九囊之網也。鱗似鱗而鱗細，眼赤，鱗已見上，皆魚之

美者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衮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也，皆繡於之。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於故謂之衮也。○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戔之網，則有鱗鱗之魚矣。我遘之子，則見其衮衣繡裳之服矣。孔疏釋器云：緇網謂之九戔，九戔，魚網也。孫炎曰：九戔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云：緇，今之百囊網也。歐義當統言緇網謂之戔，而戔之多少則隨網之大小，故或百囊或九囊。

麟按百囊或極言其多即九囊也今人目花重葉者云千葉亦此類以鱒魚二魚與衣裳二服誇耀之詞也○埤雅鱒魚圓魚方爾雅曰魴鱒蓋鱒一名魴孫炎正義曰鱒好獨行制字從尊蓋以此也魴解詳衡門○有鱒又有魴皆魚之美者也衣衣矣而又繡裳皆服之盛者也言其備又創見也衣衣裳九章俱全侯伯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衣殺者二矣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衣殺者二裳殺者二矣又當升藻粉米於衣故裳止黼黻也孫卿緇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是衣無章裳止一章也故衣衣又繡裳則為其服之盛然亦所重見公不重服也因服以見公志所幸焉耳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東人聞成主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特於女信處而已

疏義人物各有依歸是皆必然之理也故以為興語類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鴻飛遵陸公歸不復飛歸叶是句腰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

麟按一句與二句又一體也第三句另說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于室而不復來東也○是以有衣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衮衣  
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  
心悲也  
說通此詩作於將歸之時首章敘得見之喜下三章切願見之  
情皆一時事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鳥几几  
與也跋躡也胡領下懸肉也載則疐踳也老狼有胡進而躡其  
胡則退而踳其尾公周公也孫讓碩大膚美也赤鳥冕服之鳥  
也几几安重貌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  
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

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  
變而不失其常也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為  
此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詭邪之  
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故公之至而其立  
言亦有法矣

孔疏李迥曰跋前行曰躡踳踳即疐也  
退則踳其尾謂卻頓而倒於尾上也天官履人掌王之服屨為  
赤鳥黑鳥為有三等赤鳥為上冕服之鳥下有白鳥黑鳥然則  
赤鳥是鳥之最上

大全鄭氏曰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鳥則諸侯與王同複下曰  
鳥禪下曰屨廬陵李氏曰天子諸侯冕服用鳥也服用屨

鄭氏曰：凡人所以為安，故凡凡安也。○朱子曰：此與是反說，亦有些意義。略似程子說，但程子說得深，云：「根性貪之類。」○程子曰：周公至公無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故雖危疑之地，安於命，泰未為凡凡然安也。○華谷嚴氏曰：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止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履，喜者，或至於折屐。詩人以赤烏凡凡見周公之聖，其善觀聖人矣。○問集傳謂詩人以為非四國所為，乃公自讓其美，看來詩之意也。同護委曲，却大傷巧。朱子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得如此說，如春秋公孫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如此說，有是體，當如此。魯昭公分明是為季氏所逐，春秋却書孫齊如其自出云爾。○家成劉氏曰：集傳所謂四國，益指管蔡商奄與被弑，詩所言四

國文不同也

語類公孫碩膚如言幸虞管及北狩之意。○麟按集傳公遭流言之變，一句即孫碩膚三字之正面也。人被疑謗，畢竟亦是大美欠闕處，故以為言說孫大美便是說被謗。只依本文勿再添足也。顧仲恭曰：作者講中輒云三監之謗非三監之為也，乃公自孫其大美耳。則早已說明所謂玉波去四點，依舊是牛皮矣。知言哉。○狼彘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變夔興也，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變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通解此以制形有累令聞無損為興德音泛自平日說程子周公處已一段是不瑕前面事

說通詩美公之處變而不失其常度令名此不容強者也由其心事光明正大故著之儀而儀如故問之人而人無間耳  
麟按集傳瑕叶孤洪反古義虞韻

狼跋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

子既於陳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烏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疏義伐柯九爰狼跋皆當在東山之前

大全龜山楊氏曰狼跋之詩云公孫碩膚赤烏几几周公之遇謫何其安閑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而詩之意得矣慶源輔氏曰狼跋之詩首章朱子之說足以盡作詩者之情末章程子之說足以盡周公之德篇末范氏之說足以盡聖賢處窮通之道自有詩以來無入說得到此

函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函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

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誦其能正乎成王終  
 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能正之哉元  
 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十  
 益佛之也故終之以亂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  
 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  
 周公平係之幽遠矣哉○箴章歛函詩以逆暑迎寒已  
 見於七月之篇矣又曰祈年於甲祖則歛函雅以樂甲  
 峻祭畢則歛郊頌以息老物則考之於詩末見其篇章  
 之所任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為  
 風正禮節者為雅樂成功者為頌然一篇之詩首尾相  
 應乃剝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

但謂本有是詩而此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  
 全篇隨手而變其音節或以為風或以為雅或以為頌  
 則於理為通而事亦可行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為  
 禮事而作者皆可冠以函號其說具於大田良邦諸篇  
 讀者擇焉可也

詩經說約卷之十終

